

战争·人 纪实丛书

〔法〕让-皮埃尔·勒努阿尔 著

带条纹的 地狱囚服

傅勇强 译



I565.55/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89134

人民文学出版社

S8M/00/01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1607 号

Jean - Pierre Renouard
UN UNIFORME RAYE D'ENFER

© Jean - Pierre Renouard, 19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条纹的地狱囚服/(法)勒努阿尔著;傅勇强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6

(战争·人纪实丛书)

ISBN 7-02-003452-7

I. 带… II. ①勒…②傅… III. 纪实文学-法国-现代
IV.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5991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张文芳
胡允桓

带条纹的地狱囚服

Dai Tiaowen De Diyu Qiufu

著者:(法)让-皮埃尔·勒努阿尔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0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6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452-7/I. 2622

定价 7.00 元



作者一九九九年 在德国

作者一九四五年从集中营回到法国



向让-皮埃尔·勒努
阿尔先生颁发三级荣誉勋
位勋章，一九九六年于巴
黎荣军院。



同盟军解放巴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榭里舍大街上，欢腾的人群爬上勒克莱克师的坦克车。士兵难以抑制激动的泪水，在坦克上立正敬礼。



包围集中营，党卫军甚至还未掩盖万人坑，那里堆积了成千上万具尸体。



汉诺威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英国军团第十一坦



一百五十万囚犯在奥斯威辛铁丝网后面死去

INSTITUT

DE FRANCE



ACADÉMIE

FRANÇAISE

Paris le 25 juin 1993

Le Secrétaire perpétuel de l'Académie

a le plaisir d'annoncer à

Monsieur Jean-Pierre RENOUARD

qu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ui a décerné, au titre de ses
GRANDS PRIX de 1993,

un PRIX D'ACADÉMIE

(Fondation LE MÉTAIS-LARIVIÈRE FILS)

Médaille de vermeil

pour son ouvrage

UN UNIFORME RAYÉ D'ENFER

et lui adresse ses très vives félicitations.

法兰西学院奖证书

Jean-Pierre Renouard先生：

我很高兴向您宣布，法兰西学院就您的《Un Uniforme rayé d'enfer》一书，向您颁发1993年法兰西学院奖(Le Métais-Larivière Fils基金)奖章，并向您表示热烈祝贺。

法兰西学院常任秘书
1993年6月25日，巴黎

中 译 本 序

年轻的中国朋友们,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你们就要阅读本书。要知道,你们生活在统一、繁荣、迅猛发展的国家。战争、饥荒、瘟疫和革命已成为过去。在经历了本世纪无穷无尽的灾难后,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和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住在巴黎,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个尽头。那时中国发生的事离我们很遥远,没有引起我和家人的重视。欧洲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一九三三年,德国首相希特勒掌权后,纳粹采取手段使德国人民盲目、绝对地服从。他们逮捕、拘禁、折磨并消灭拒绝独裁统治的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个人主义者甚至宗教人士。

随着纳粹军事上的成功,他们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和其他国家实行同样的制度,这不仅针对他们的政敌,也针对这些国家中像中国反抗日本军队的八路军一样与德国军队作秘密斗争的爱国者。

在法国,我们收集军事情报传递给英国,破坏通信线

路，在山区制造不安全地带，而在丛林，参加斗争的人则拿起了武器。他们中被捕、受刑并身陷囹圄的人最后被送往德国，关进纳粹集中营。从欧洲几乎所有国家来的人在那里奴隶般地劳动，一起受苦，一起死亡。在另一些集中营，纳粹屠杀苏联战俘。在又一些集中营，他们用科学方法灭绝欧洲的犹太人。

纳粹总共屠杀了一千万反对者。然而这个数字还不及八年抗战间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中国人数。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的战争残忍绝伦。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超过了结束战争的两颗原子弹。一九四二年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的通告将其残忍暴露无遗：

在敌区凡男女老少格杀勿论，房屋粮仓一概焚烧，水井统统投毒。

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发起了十二万五千余次大小战斗，同时与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强大军队展开了斗争。蒋介石在日本入侵中国十年后，才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与美国同时向日本宣战，而他从一九二七年上海事变起就开始清洗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人民重新获得自豪，结束了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侵略和屈辱（在没有中国外交官出席情况下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就是这种屈辱的例子）。然而，中国继续经历诸如大跃进、朝鲜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等惨剧（其中“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中小学和大学的大门关闭了十年)。

邓小平说过,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你们祖辈为最后胜利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和平的中国,使你们可以把时间用在学习、工作上,并做好准备,去应付当今的问题。

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现在是你们的世界。地球人口五十年里几乎翻了三番,在越来越快的增长速度下,城市化、空气河流海洋污染、耕地减少、森林和野生动物种类破坏,以及沙漠化,威胁着我们星球的平衡。我在这里只向你们提及一九八七年黑龙江省的森林大火。在这场灾难中,两千万公顷林木化为灰烬,导致了中国北方部分地区沙漠化。

这些问题与你们息息相关,因为你们现在和将来都对后代负有责任。长征、反纳粹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幸存者不再有能力解决它们。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把回忆留给你们,希望你们能懂得他们过去的的生活。

这正是我通过本书所要做的。我祝愿你们有勇气、决心、远见、善良和智慧。你们生活中需要这些品质。

你们还应当保护你们的文化遗产和传统,因为中国是拥有伟大古老文明的国家。许多世纪来,中国人民生活在封闭、近乎悲惨的工作条件及无知和封建当中,但那时他们创造了伟大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作品,这些作品至今仍为其他民族叹为观止。

你们有义务生活得幸福,也使你们周围的人幸福,好

带条纹的地狱囚服

使你们祖辈和父辈的牺牲不至白费。我相信你们能够成功。未来属于你们。

作 者
一九九九年九月

原 书 前 言

亲爱的让：

您托付给我的书稿何止可以出版，它简直应该出版。
这些篇幅中有着真实的最高才华。

我从未读过任何一种文献和见证，像您的书稿这样向我展示过集中营生活的恐怖和全面，让我体会到如此真实的感情。我想再不会有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可以把这感情给予那些可能认识这种真实的人，譬如那时还年幼和尚未出生的人；这些画面、这些瞬间、这些片断，始终铭刻在记忆深处，当时间流逝，允许人们承受直接的陈述，跨越恐怖和全面的双重障碍时，便重现在我们面前。

不假人工雕饰的文笔简单而直接，形成了作品整体的高贵风格。

这份资料非常有魅力——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想了解集中营病理学的医生，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甚至对神学家来说都是如此。因为作者是宗教信徒，虽然他只是无意中透露了这一点。

然而，我总觉得只有那些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从这地狱中幸存下来——这与宗教观念毫不相干——同时还

必须有出色的遗传体质——这与肌肉的发达毫不相干。

您的朋友很少谈论您。但当我读到“令人称赞的让，即使在这里也令人钦佩……”一段，我看到了作品的准确、敏锐和感知力。您不需要多说。您直逼事物的实质。

您还有直言不讳的巨大优点——直至说出您所患的多言癖，这在您这位审慎的人身上多么令人惊讶——但其中从没有暴露欲和自鸣得意。

啊不！这样的文字不可以不出版。

我要向您讲述，一九四五年，我最后一次从战地采访归来，那时我是同盟国新闻委员会成员，这个机构被指派在伦敦对第一批电影画面进行“技术审查”，那是“英国人”解放的集中营，贝尔根贝尔森，您的集中营。当然，我们很早就听说过集中营了。当然，我们了解，我们揭露那里的罪行。但我们从未看见。

几个摄影师拍摄的胶片放映了三小时。所以尽管有的有声，有的无声，但都不可避免地重复。用一句丑陋的话说，它们是原始“材料”。

我现在还能体会到那个小厅中那种身体上不适的感受，就像意大利语中确切地表达的，“malessere”，不祥。一些军官在激烈战斗中保持了出色状态，此时却不能忍受，走了出去。我们有一种把灵魂咬在牙齿中间的感觉。一种真正无法忍受的景象。

一个英国人使我们回到我们的职责和角色，他属于那种一切情况下都会采取可怕的幽默的人，他是这方面

的专家。

在这幅画面前面，一次次出现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她号叫着，占据了大幅画面。英国人打破沉默指出：“看来这个女人是个主角。”（注：原文为英语）

从这时起，我们又成了“专业人员”，根据“质量”或效果选择镜头。两个虚弱的孩子在死人中间玩耍，推土机推着尸体……我们说：“好镜头”，“这段必须保留”，“在这儿剪”（注：原文为英语），以便整理、剪辑，把你们痛苦的第一批见证向全世界公布。

也许您，我未来的朋友，就在我从银幕上看见的那些幽灵中间，站在棚屋前，或者与伤寒病人一起站在医务室前。

假如曾被关押的人自己不提起集中营，我就尽可能不向他们提这方面的问题。那是因为这一天，我们一边抽英国香烟，一边进行了三小时阴森恐怖的技术审查，而我们的血肉兄弟则一月接一月地经历了这真实的恐怖，我衡量了这二者间的鸿沟。

这鸿沟使人谨慎和谦虚。

我懂得，我从那以后一直就懂得，为什么被关押的抵抗者与其他许多人不同，他们那么普遍地倾向于对曾经经受的考验保持沉默，那么内向，那么缺少“无限自豪”（注：原文为意大利语）。

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应和了病人常常使用的语言，或者应和了那些在梳洗前被撞见的人常说的：“我不想这